

忏悔辞

撒玛尔罕

第1日

夏日的午夜,成群的白冠男子
纷纷走出家门
在成排铺就的地毯
一棵树下面西而跪
守望一片光泽
神圣的寂静里:丰硕的果实
即将成熟!

第2日

南墙的猫撕心裂肺地叫!
恍惚中我听到女子哭声
用耳朵去寻找
用黑暗中的目光去寻找
停顿。回忆另一半声音
仁望。聆听另一半沉默

不远处:冷情的月光下
宣礼的老人一步步爬上阁楼

第3日

“你再也不要叙述蓝色的忧郁
不要叙述孤独和死亡”

“你的时光之刀削平了世界
你重复书写的颂辞与挽歌
怎能填满发丝般细小的痛楚”

我沉默:
渺小如此一览无余

第4日

四月的消息还在传递
它早已刻入我的骨髓
一浪高过一浪的哭泣声
是海洋,把死亡涌上浪尖
接受阳光的洗礼

我在四月的角落
反复写两个词:生与死

第5日

我渴望被鸽群的翅膀擦伤
渴望光芒照耀
渴望划开我的肌肤
冲洗我的血液,烤炙我的骨骼
寻找那黑暗的阴影
无论怎样的洗涂与破碎
请赐予我一锥之地
赐予父亲和诗人的尊严
让我变成闪电和圆月的月亮
我渴望被采摘
渴望被植入天国的一角

第6日

时光刚刚在她的脸上
刻下一道细密的皱纹
一直在刻
她毫无知觉,依旧照着镜子
精心照顾着眼角
雨竖起耳朵在听
风闪动翅膀在听

风雨忧伤地说:你的肌肤和骨骼
时时在龟裂,凋谢
你所期待的不会重复出现!

第7日

一声,二声,三声
这划过午夜
清脆的驼铃声,从窗外
流淌的骆驼泉水里涌出来
撞击我的心壁

撞碎了大河落日的悲壮
撞伤牵马远行的男子
撞破核桃树下沐浴月光的陶罐
我垂首缄默

只想聆听白驼失踪那夜
从奥土斯山传来的嘶鸣

第8日

人啊,无论你身处何方
除了欲望,四周依然是痛苦和无尽的
陷阱
脱离红色欲望的陷阱
另一个黑色的深渊又在眼前

容不得你侧身
容不得任何形式的选择
无论身处何方
欲望就像划开的草莓
娇艳欲滴,色泽诱人
甚至一条河流,一座村庄
伸手拽着你
用时间的魔光烤炙每个人

让困惑在困惑中迷茫
让选择在选择中消隐

第9日

让我继续为斋戒者祝福
继续为优美的赞词夜夜沉默
继续从肌肤的纹理
翅膀的山水花云间寻找启示
石头,树叶,鸟羽
只要延伸触角处处是启示

让我继续为斋戒者的黎明祝福
十万天使蹁跹而至
十万里夜空传递善与美的消息

每个人的呼吸之间
荡漾着恩典,从黎明到黄昏
弥漫的全是麝香之气

让我继续为斋戒者祝福
为一份虔诚和举意祝福
继续为普照的恩泽祝福

第10日

宣礼声刚刚停下
白鸽子就落在清真寺的房檐
白冠老人静静地注视了一会儿

我也看见了白鸽子
它俯下身子,向西低声咕嘈

你听见了什么?

第11日

确信十万天使护卫着宇宙
确信就在每个人的周围安坐
确信他们为善行者播撒无尽的赞词
为恶行者种下深渊的诅咒
确信每一块石头刻满真理
确信黑暗里的目光冷如箭头
确信大地最终在号角声里裂开
确信所有的生灵纷纷走出墓穴
确信还有无数个自己
还在路上,在城堡内
在黑暗与黑暗之间寻找一丝光亮
在废墟上正在修筑道路
通向一座花园
那里全是搭在边缘的天梯

第12日

我的朋友总是在雾里
梦幻般朦胧,偶尔也很明澈
祝福的语言随着晨风吹来
清清爽爽,一种浸透骨头的快乐
有时候就像风暴
席卷一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但我并不会受伤
沙砾吹不进我的房间
更吹不进我的心空

远远隔着整个世界

第13日

给我整天的饥饿和渴
给我开裂的双唇和同样开裂的欲望

让夏日的阳光照下来!烤炙我
把最后的喉润烘干
把我的身体倾空
让我轻如杨柳,净如泉水
在身体之外,心怀虔诚

让我独自面对欲望的猛兽
在湿润的诱惑里保持沉默
让我从黎明到黄昏
把目光的罪恶,手和嘴巴的罪恶
在一种宣读的风暴里
洗得干干净净

第14日

谁都不能让白昼缩短
更不可能让它燃烧
它不紧不慢,从祈祷者的肩头走
下来
像往常一样,细细地梳理每个人的
欢乐
清点痛苦与忧伤
用倾泻而来的火焰之舌
直抵斋戒者的心

谁都未曾见过剩下的那堆烟火
那堆冷冷的灰烬

第15日

接受我,赐给我普世的光泽
怜悯我,抚摸我冰凉的脊背
我是你随意泼洒在世界的水
滴入血我就是悲壮的落日
滴入心我就是透明的眼睛
滴入花朵,肌肤和石头
我就是密码,是天象,是抽出的刀
散发的光芒直抵天庭

(待续)

致敬梵高

悼亡、欣赏、敬畏,同样需要
仪式感。走进的阁楼
扬尘有些厚,夹板碎木,
摇晃。这不是记忆中的北方茅草屋
却更像是争先恐后来陈述事实。
致敬梵高,应始于字迹
或许连他的呼吸也流于笔墨间。
静默后,翻开夹杂画稿的书信
字迹在泛黄处咧歪了嘴
那定是你琐碎时间里的倾吐
交代你眼里的色彩、足下的风光
以及隐秘的内心。
而匆忙间唯有纸笔能让你恣意的
内心
坦荡。坦荡成一条着岸的激流,
加些颜料汇出整个罗纳河上的
星空。
而通信只属于你的弟弟提奥
他是你离散家庭最后的支柱
也正因此,信里你调侃自己是荒野
孤魂
好一个荒野孤魂,在阿尔勒的树木
与花朵间
喷涌激情,如梦幻般画出机智的
灿烂
从混沌走向灵知,在更为广阔的未
知走向麦田农舍
忠于自然,忠于色彩。

梵高自画像

买卖艺术品的少年走进
教室,教孩子诵读、识字
此时被叫做老师的梵高
心事循环于血液
走向教堂,与各类神职人员
站成了一排。举目遥望
满载泥炭的驳船和长满鸢尾花的
沼泽。

梵高:艺术是善妒的情人

马文秀

梵高的心早已沦陷在色彩的泥沼里
褪去浮华,面向镜中
以盲人的视角审视自我
试图数清每根毛发
光线通过棚子的缝隙流泻到身上
眼睛、鼻子、耳朵,轮廓清晰
此刻正如在端详米勒的《拾穗者》
苦难与淳朴藏进了颜料
灵感躲进光影,皆被他极速捕捉在
画纸上
哦!英俊的男子——梵高
跋涉在体内的色彩,喷涌而至
疯狂的白羊在画纸上奔腾
陌生、惊愕,目光极速
搜寻熟悉的印记。
我来不及想象那肆意而茂密的绿意
自画像早已挂满墙。

素描《煤商咖啡馆》

光线从破碎的窗户投射进来
疲惫落在盥洗台上
抬头,镜中人零落成霜
飘散在静秋丛中
梵高以开阔广角的构图
捡起忧伤飘零的叶片
轻叹道“艺术是善妒的情人”
于淡淡薄雾里,从村庄的屋顶之上
远眺教堂的尖顶
继续挖掘:播种者、犁田者、叫卖者
……
甚至那些打趣的矿工
他们走出煤矿,踩着灵魂里的一
团火

走进咖啡馆,身份即是顾客
在一杯咖啡里热议时政
醉酒后,不忘画个十字虔诚
祈祷。
在煤商咖啡馆外的烟囱下
还有脾气古怪的矿工粗暴指责
被空气冲淡的烟味。
梵高接过矿工紧握的草图
以一种更清醒的、严肃的情绪
勾勒出劳作造就的身躯
在被速写的神情里绘出虔诚信仰。

油画《麦田里的乌鸦》

盘旋头顶的乌鸦
疑似族群散落的孩子
凌乱低飞于长着石楠的荒地和松
树林
眼里掠过太阳色麦田
张着口,说不出甜美的话语
飞不到地面,躲不进麦穗。
所有的花期已过
而你仍是那个寻找色彩开花的人
堤坝、风车、村庄、沿着云的轨迹
神秘得像一朵盛开的花
在星空下芬芳,每个叶片都在说
着话
诉说村庄,诉说遥远的故事
而所讲述的事迹,死去后成了传说

油画《盛开的杏花》

灵感是自然界的恩赐,风景是色彩
的情人。

镜中梵高辨不清年少
情绪波澜照出的面孔更像是远处
的人。
尘土朦胧而上,灵感躲在光线里
没有浊酒一壶,就将烦躁留给
破损的画笔。
爬上屋顶,晒着太阳,瞥见的苔藓
“最低等的高等植物”
栖居在半裸的石壁下
邮差鲁伦的信件掠去梵高满目
萧然。
侄子的诞生,让他看到信件外
橡树围绕,这足以安托
他笔下的孤独、混乱、绝望。
喜悦缠绕在枝干间,鲜花丛生
粉白柔嫩的花瓣就如新生的孩童
屋前流过的春水正如孩子的明眸,
画笔下梵高所有的深情。

油画《阿尔的郊野》

梵高就是一幅朴素的作品
而所有的琐事,只能堆积在信中
寄给遥远的知己,唯一的亲人——
提奥
单纯、狂热、执着留在目光
望向阿尔的郊野,梵高依旧孤身
一人
拖着受伤的翅膀,追逐那道色彩的
光芒
在麦田上空奔跑
如离世的雁群寻找归途
调完色的画板,是波动起伏的地

平线
折射出的你的过去,
包括你死后的那声枪响
我在面向麦田的位置呼喊,
翻阅你的绝命书遇见你熟悉的人
讲述你在俗世的生活。

梵高:割耳之谜

在泰晤士河畔的小村子
梵高信中的女人弹过的簧风琴
妖娆或华贵在素描中难以知晓
爱情,一场内心的较量与修行
越走越宽的路径,也最孤独
而这种孤独注定一个人走到底
梵高割下耳朵,送给漂亮的妓女拉
谢尔
高更愤然离去
而他只是缩影里的一只狐狸
尖锐、刻薄、偏执、傲慢,却在颜料中
慈祥无比
仰起脸,望出疲惫。
梵高说:红色、蓝色,或者更鲜艳的
颜色
能妆点情绪。
蜿蜒而上,不停思索
在一切可能的路径中生长
将寂静翻出波澜
足以喂饱一匹马,让它去流浪、
飞奔。
画下胸腔内的风景,在骨骼间窜动。



隆务河